

柳州史料

(内部资料)

第四辑

江克明、林望、鄧震同志



文纵
于八·一八

柳州市博物馆编

一九八〇年六月

编 者 的 话

本馆主编的《柳州史料》，是专门搜集柳州市与柳州市有密切关系的地区，解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以及社会风尚等历史和历史人物资料的内部刊物，供学术研究参考之用。

本刊目前着重收集和发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地下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活动史料。其他历史时期的史料亦刊载一部分。

我们热烈欢迎熟悉柳州历史的同志们和各界爱国人士为本刊撰写史料。尤其欢迎撰写亲身经历、见闻或自己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稿件。来稿形式不拘，但内容必须真实具体。来稿按规定给予稿酬。欢迎读者对本刊的工作和发表的史料提出批评意见，开展“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

柳州史料

第四辑

目 录

关于地下党柳州日报特支的一些情况·····	罗培元 (1)
西寨突围记·····	江 明 (4)
天亮前的回马枪·····	丘 行 (12)
在斗争中熔炼	
——一九四六年柳庆师范学生运动回忆·····	韦必达 (20)
在溪滨寨的日子里·····	谢之雄 (31)
永乐妇工队·····	杨 松 (36)
梦萦寄语	
——怀念女游击队员贺智华烈士·····	陶 溢 (41)
星星之火·····	关浩桐 (45)
黎明前的战斗·····	梁仕臣 (49)
跟着共产党走·····	杨石嵩 (57)
陈武同志在柳中·····	路 璩 (60)
鉴真在广西的史事·····	耿鉴庭 (64)
蒋介石在柳州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	陆学藩 (66)
柳州文场史话·····	韦建章 肖泽昌 (70)
柳州旧城古迹考(上)·····	韦秉康 梁镇海 (72)
来信摘登·····	杨 虹 杨 繁 (76)

关于地下党柳州日报 特支的一些情况

罗培元

编者按：罗培元同志是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他在柳州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担任当时的柳州日报社负责人和报社地下党特支书记。本文是从罗培元同志给本刊的信中摘录整理出来的。

（一）一九四二年七月以前，柳州日报的地下党组织是李文浩和林继茂他们领导的。林继茂在秋间被捕以后，没有了活动，人也走散。我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自广东到柳州，我的党组织关系还未转到广西，所以广西党组织全面被破坏，我还可保存下来。当时由广东转到广西的党员，也由于粤北党组织受破坏，停止了组织活动。但组织指示我在柳州日报隐蔽下来，按新华日报的精神办事，并掩护一些广东过来的党员，所以我先后引进了二、三十个共产党员在柳州日报工作。

（二）一九四四年秋，日寇侵桂前夕，我找到在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同志联系，并经介绍与司马文森（他当时也是柳州日报特派员）领导的桂林

地下党文化支部联系上，此后自成特别支部。日寇陷柳疏散期间，柳州日报迁至柳北。在柳北又与柳北地下党陶保恒联系上，此后便建立中共柳北临时工委（又叫临时六人联席会议），统一领导柳北武装斗争。参加工委的人是：代表桂林文化支部的是司马文森与郑思；代表融县地方党组织的是路璠和陶保恒；代表柳州日报特支的是张琛和罗培元。三方代表临时组成集体领导，不设书记，也无召集人，三方组织保持独立性，开会只讨论共同有关的事情。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中共柳北临时工委停止活动，柳州日报特支回到柳州，跟着与华南分局取得联系。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和大部分党员奉令转移广东。陈扬（即陈光，当年是柳州日报职工组成的警卫队指导员）有条件隐蔽下来，便由他和一些党员转入柳州地下党组织（当时经过省委副书记钱兴介绍）。因我已相当暴露。陈扬同志和柳州地下党联系上之后，我就尽量不过问他们的事了。我在离广西之前，只由华南分局派去的人单线联系。所以，我们从来不同柳州地下党（编者按：即广西党的老线组织）的胡习恒、熊元清有过联系。

（三）陈扬（光）原属广东党组织系统，是在融县时（即1944年秋沦陷时期），经张琛介绍到报社，党的关系也是由报社特支恢复的。他任柳州日报警卫队指导员，我任队长。警卫队的党组织负责人骆维强、陈扬等，是由我直接领导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陈扬的组织关系转到柳州地下党组织后，我便同他切断了组织联系。

（四）我们建立了联华印刷厂后，党组织交陈扬负责，梁泰荪（柳州日报印刷厂领班、党员）和熊柳生（柳州日报

记者、党员)是出面负责工厂业务的。我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离柳州后,和联华切断关系。

(五)当年先后在柳州日报工作过的党员,不下四十五、六人。我目前记忆所及的同志有于逢、温流、何友、黎家健、骆维强、郑英慧、潘佛章、何家瑜、谢文思、李文浩、周英、黎配言、陈流、潘洁馨、张琛、邓邦俊、杨繁(曾一度参加柳州日报工作,但他的组织关系是桂林文化支部的)梁泰荪、熊柳生等人。非党的作家、翻译家周行是当年的副总编辑,四十年代末就逝世了;当年任过编辑主任,现任中大经济系教授的钟远蕃,以及当年的采访主任吴启彦虽然不是党员,但都是进步分子。他们大多数人还健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当年(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在柳州日报工作的党员同志们的斗争情况,和在柳北一带以柳州日报为据点,掩护从事建党、搞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的史料。

西 寨 突 围 记

江 明

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战争正在全面顺利进展，天津、北平相继解放。然而，祖国南方边陲的广西，却仍然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党指示我们，在农村需迅速的发动群众展开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积极组织武装斗争，动摇并摧毁广西李、白、黄的反动统治，配合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进军。

这时，中共广西农村工作委员会决定在融水的溪滨寨召集各地负责同志，总结一九四八年的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并研究一九四九年斗争的新形势，准备迎接大军南下。当时，我担任“农委”的联络员，被指派护送几个领导同志由柳州出发，到融安的西寨去。

西寨村离融安县城二十多里，是柳北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枢纽。柳北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莫矜同志的家就住在这里。

我们进村已是黄昏。莫矜、谢之雄、林润葱等几个柳北地区的负责同志出出进进，象办喜事的主人一样，忙忙碌碌地给外地来的同志安排食宿。和我同去的乐思及老陈，安置在另一个同志家里。当晚就只有我和林润葱同志及柳北领导

机关的机关工作人员卢云同志住在莫矜同志的家里。从国民党军警林立的柳州市出来的我，和很久不上城市去的老林同志住在一间房，于是大家都忘记了疲倦，畅快地谈起了革命的家常。谈啊！谈啊，话就象村边河水一样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才迷糊地睡着了。

天还没有发亮，一阵阵的狗吠和一阵阵急促的拍门声把我们惊醒，懵里懵懂的听到覃嫂喊道：

“快跑，快跑！黑狗来了！”

“敌人围村了，快跑！”

我和老林猛地跳起来，本来我们立即跑还是来得及的，但是一大堆重要文件未及时处理，我们叫覃嫂先离开，三个人把大门关死，还用一架楼梯顶住，动手烧毁文件，就在这时，伪兵已到门口。

“开门，清查户口罗！”

几个伪警大声叫喊，我们没有理他，卢云和老林继续烧毁文件，我从门缝里窥视外面伪兵的动静。

文件处理完了，敌人还在叫门，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对策，敌人究竟来多少？单是为了清查户口吗？前门后门是否围死了？这是我们急需弄清的问题。

“开门！开门！”敌人又是打门又是狂叫，我们三人决定先爬上二楼。老林骑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揭开瓦顶想看个究竟，头刚刚伸出去，敌人就发现了。

“下来！下来！”房子周围的敌人一面吆喝，一面几里卡拉地拉动着枪栓。

整个房子被包围了！

这是一间坚固的砖房、外门还有围墙，敌人一下是冲不进来的。既然他们已从瓦顶上发现了人，是绝不会放松的，何况这是莫矜同志的家，很久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就象大海捞针一样悬赏通缉莫矜同志呢？！

冲出去吧？很糟糕，这时候才痛心的发现我们手里武器不足，昨天把机枪、驳壳枪都带到准备开会的地方去了，只有老林随身带着一支小小的三号白朗宁。

我们的隔壁家，是莫二婶家，只隔一堵墙，墙根有个洗澡房，可以从那里登上墙头，只要越过莫二婶家再翻过一道矮墙，外面就是村边密密的竹林。于是我们决定先越过去，看情况才说。

老林同志又高又瘦，很敏捷的爬过去了，卢云是个女同志，长得很胖，我用肩膀顶住她上了墙头，她正要跳下去时，一不小心，把墙头的瓦片踩破了，哗啦一声，惊动了敌人，几个伪兵又哇哇地嚎叫：

“注意呀！注意呀！出来了！出来了！”

一个伪警官还象哄小孩一样在门外大喊着：“不要怕，我们是查户口的！”事情已很明显了，敌人的阴谋是想先用软的办法，把我们骗出去好抓活的，所以他们虽然包围很久，一直没有冲进来，也没有开过一枪。

隔壁莫二婶，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嫂见我们三人跳过墙来，一时不免有点惊惶，后来连忙叫我们藏在她的卧室里，我用唾沫润湿窗纸，轻轻的戳开一个手指头大的小孔，向外看去，只见窗外团团站着持枪的伪兵，敌人已把两座房屋包围了。

那里都找不到逃出去的空隙，我们三人只好走进另外一个小房间，这里没有窗户，便于固守待援。

这时敌人撞破了莫矜同志家的大门，翻箱倒柜，二楼上希哩哗啦搜查文件书籍的响声，清晰的传到我们这边来。

已经是上午八点多钟了，我们三人研究了一下处境，敌人在隔壁莫矜同志家找不见人，很自然地会搜查到这里来，最大的希望和出路是坚持，坚持到莫矜同志他们组织同志们来救援。

在这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三人立即成立了一个战斗组织，由林润葱同志指挥，我使枪比较熟练，拿着我们唯一的小白朗宁手枪，老林拿着一把缺洋铲，卢云同志拿一把大柴刀。我们一致决定，只要敌人冲进来就拚他个你死我活。万一救援队伍没有来到，我们也不放弃逃出去的最后一点希望。

我们用铁铲和柴刀，三人轮流不停地在泥墙上挖洞，泥土一块一块的掉下来，我们悄悄地拿下两块泥砖，小房间挖开了一尺左右见方的小洞。三人同时向外张望，前面不远就是一片竹林，大家不禁一阵高兴。

“这里有人！丢那妈！快来呀！”一个广东口音的伪兵在洞外大叫起来，他的黑色警察服装在洞外闪过。随即听到一阵口笛……急促的哨音和慌乱的脚步声，我们立刻把洞口塞了起来。

敌人见我们想从这间房里逃跑，就砰砰兵兵地撞烂莫二婢家的大门，冲进屋里来了。

我们用木柴紧紧的顶住了房门，屏住了呼吸，紧握武器，等待那撞门的声音。可是胆小而狡猾的敌人，没有直冲

进房门。

我们从门缝里向外窥视，敌人抓来了村长竺镇山，用枪尖威吓他来叫门。

竺镇山虽然是个伪村长，但他同情革命，帮助过我们，我们现在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也要设法使他免于受刑。

当他犹豫着是否应该叫门，我把枪口对准敌人，“砰！”地开了第一枪。

枪声一响，外面立即引起了一片混乱，“丢那妈！有枪！有枪！”伪兵们惊惶地乱叫乱跑，在房门口四面散开。紧接着乒乒乓乓打来了阵乱枪，子弹穿过了门板，嘶嘶地飞射在房里的泥墙上，雪白的墙上呈现出密麻的小洞。我们三人把身体向门边一闪，我的枪口紧对着房门，只要敌人敢于靠近，就立刻要他的狗命。

敌人不敢从正面进攻了，就从侧面用枪托撞门，他们一撞我就开枪，我一开枪，他们又跑开去乱打一阵枪，把两扇门板打得百孔千疮。

我打到第五枪，忽然卡壳了！

这班狗东西，好象知道我的枪出了毛病似的，一窝蜂地来撞门，那根顶门的木头忽左忽右地颤动。老林高高举起铁铲，小卢紧紧握住柴刀，站在门的两旁，活象两尊庄严的门神。看了这情景，豆大的汗珠从我的额头上冒出来。幸好我随身带着小刀，便立刻削了一枝小木棒，往枪筒里猛捅，把小手枪弄得卡查地一响，敌人大概以为我在推子弹上膛，又乱哄哄地跑开了。

子弹壳终于捅掉了，又去墙角找到一盏茶油灯，把枪膛

擦得滑亮滑亮、可惜只剩七颗子弹了。

“老江，你要留下最后三颗啊！”老林说。“对！死了也不能当俘虏！”小卢也很激动。“虽然只有七颗子弹，也要向敌人讨还血债，要坚持到援救的同志来把这帮狗东西消灭干净。”我说。

十一点钟了。看样子援兵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们三人对视着，心里感到一阵痛楚，这倒不是惋惜自己的生命，不！我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我们耽心的是“农委”领导李殷丹，路璠同志和数十个县的领导同志是不是也在包围圈里，万一发生了不幸，党将遭到一次重大的损失。

想到这些，我心情异常的激愤。我想在这九死一生的时刻，要向党作一次最后的报告，表明我们的决心要使敌人吓得胆战心惊，了解我们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我立即在手心上划上一刀，殷红的血液涌出来了，我用食指蘸着鲜血，在洁白的墙上写下七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万岁”！

何润葱同志也默默地从我手中接过小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自己的祝愿和信心：

“毛泽东万岁！”

卢云同志的手指也划破了，鲜血涓涓的滴在地上，她沉思了一会，好象在自问“我写什么呢？”，她立刻毅然地写着：

“血，决非白流！”。

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和舒畅，三个人默默无言并肩拥抱在一起。我想，亲爱的战友啊！生，我们一同并肩作战；死，

我们也不能分离，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生或死，都是一个整体。

敌人又来打门了。情况一分钟比一分钟危急，可是我们的心却十分平静。大家考虑，在最后的时刻里还能为党作些什么？我们一致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房外的敌人进行喊话，一方面让敌人认清形势，受点教育。另一方面，也好让他们看看，共产党是怎样的人！

“喂！伪军们听着，解放大军渡江了，广西快解放了，你们不要再当蒋、李、白、黄的走狗！快点向人民立功赎罪吧！”

敌人回答了一阵枪声。

我们三人齐声高呼：

“打倒蒋介石！”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有本事敢进来吃手榴弹！”

其实我们没有手榴弹，这句话对于怕死的敌人的确打中了要害，谁也不敢冲进来，只用密密的枪声来给自己壮胆。

喊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敌人听出了卢云同志的声音，几个伪兵在房外议论纷纷。

“有个女的共产党！”

“呀！女的也这样厉害！”

就在这时，房外忽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我们想，大概敌人在开始最后的攻击了，三个人又重新高呼墙壁上写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万岁！”

“血，决非白流！”

枪声越打越密，我们越喊越激昂，后来卢云同志提议唱国际歌，老林同志领唱“起来！一二三！”我们齐声唱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共产主义的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过了一会，枪声渐渐地稀疏了，我想，大概是敌人又来撞门了。

紧接着房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枪还有五颗子弹哩！我向房门口“砰”地又打了一枪。正想再开一枪，忽然听见门外喊着：

“老江！老江！”。

听见这熟悉而亲切的呼声，我猛然楞住了，那正是莫矜同志的呼叫声。

援救的同志们来了。

我推开顶门的木柴，拉开房门，还没有让莫矜同志进得房门就象一只脱笼的猛虎一样冲了出去，在房门口从救援队伍里莫止凡同志手中抢过一支驳壳枪，向敌人逃窜的方向追去。

追到村外，看见还有零零散散的三十多个溃散的敌人，抱头朝县城去的方向逃窜。

今天下午，敌人从县城调来了大批保安团，带着迫击炮和重机枪，企图进行反扑，但党的队伍同群众已安全转移，敌人在“西寨”扑了一个空。

（转载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广西日报》，本刊略有删节）

天亮前的回马枪

丘 行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我在桂林结束了“地下党校”的工作后，地下党城工委书记陈光同志派我回柳州工作。

我怀着迎接新战斗的喜悦心情，回到了柳州。和组织接上关系后，便到柳城县山田村隐蔽并从事动员、组织农民武装，配合即将南下的解放军解放柳州的工作。十月中旬，我们发现军统特务到离山田村不远的沙埔活动。经和上级商量后决定，我同另两位同志撤出山田村，我回到柳州市郊。

在地下党安排下同母亲见面时，她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的一个亲戚、军统特务小头目冯××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刽子手的末日将临，他惊恐万分，有向人民投降，立功赎罪之意。他对我母亲说，他愿意把部分特务手上的枪支收拢交给我地下党。我立即将这一情况通过联络员，向地下党城工委委员胡习恒同志汇报。两天以后，我接到通知，定次日黄昏，在黄村头以东乱坟地中同老胡见面。

次日下午，我穿上黑色唐装（原已剃光了头），象个放牛仔的样子，装做寻找失牛在坟地巡游。在一个大坟堆旁边见到了老胡。他听了我的详细会报后，沉思了片刻，说道：

“蒋家王朝已经土崩瓦解，残余部队不过是溃灭前的挣扎。敌特的惊恐、动摇，以至想同我们搭线，是可能的。但敌人是狡猾的，必须提高警惕，以免中圈套。关于策反的问题，必须由城工委研究决定，你等候通知吧！后天这个时候，仍在这里碰头。”

第二次接头时，我们坐在一座砖坟前谈话。老胡象以往那样，谈到重大的事总是那么平静。他说：“领导上认为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决定接受冯××搭线要求。如果这次策反成功，对减少解放柳州前后敌特进行的破坏损失以及对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有利。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打算由你去搞策反工作。”我一听便楞了眼，因为我五月份龙城中学教师“失踪”、学生开展“寻师运动”后，我的身份完全暴露了，对再深入虎穴进行策反没有半点思想准备，一时说不出话来。胡习恒同志似乎早已料到我的反应，仍然是那么平静地笑道：“这事在你来说是驾轻就熟啦，可说是对敌特们的一次‘回马枪’了。你那亲戚关系还可以利用起来。组织上分析过，在我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冯××是不敢伤害你的。你的意见呢？”

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首先歉愧地说，过去几年虽然曾做了一点内线情报工作，那是微不足道的，谈不上驾轻就熟。接着就说出我的顾虑，因为在柳州已暴露了身份，熟人多，恐怕“寸步难行”。老胡稍稍把笑容一收，针对我的想法，说那看去不利的因素可以变成有利的条件。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代表地下党向冯××提出要求，有力地进行政治攻势。接着他再次强调这次策反工作对当前的迎接解放和

对解放后巩固人民政权的关系。最后，老胡明确地提出这次策反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收缴敌特的枪支，二是交出军统和他所知道的特务名单。此外，向冯××提出必须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否则，他后果自负。地下党对我的信任和殷切的希望，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信念，激励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那么，我住在哪里？如何同组织联系？”我问。

“你就住在连塘路菜园冯××的家。隔一天碰头一次，都是晚上九点钟，地点是大榕树脚以东岔往北校场的小路上。见一个穿旗袍的女子，你先叫她一声‘杨姐’，她则说：‘呵，老周，来啦！’这就是接头暗号相符了。明天天麻黑时，你到铁桥头，那里有一位你认识的人在等你，由他护送你到菜园。要在九点钟左右突然进入冯××家门楼。”老胡一口气把事情向我交待清楚后，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要提高警惕，因为敌人是狡猾的，情况是复杂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半钟，我经过湾塘路，看到了昔日洋溢着战斗气氛，现在因反动派强蛮封闭而漆黑冷寂的龙城中学，心中窝着怒火。我沿着江边绕到长寿街，最后到了铁桥头。一个少年向我走来说：“来啦！”原来这熟人就是我的四弟，他也是地下工作者。他把我领到冯××家门楼前的岔路上便回去了。

这时正是九点整，我抑住激动，绕房屋巡视一圈没有发现异样情况后，便沉住气，轻轻地推开虚掩的大门，悄悄地进入墨黑的前厅。跨进天井，才看见小客厅空无一人，只有